

惜抱軒全集

冊四



惜抱軒文後集目錄

第一卷

說一首 序二十六首

第二卷

跋尾題辭十七首

第三卷

書七首

第四卷

壽序八首

第五卷

傳十首 贊三首

第六卷

碑文二首 墓表十一首

第七卷

墓誌銘十五首

第八卷

墓誌銘十三首

第九卷

墓誌銘十二首

第十卷

記十二首 祭文一首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一卷續十首

第十二卷

續一首 續二十六首

第十三卷

附錄傳文對集目錄

惜抱軒文後集一

說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而已南西北曷嘗言其嶽之爲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當親觀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爲一成不易會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黃帝嘗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而非必恆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

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方之禮惟於岱宗尚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衆纘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旣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行之時之制非唐虞之制矣夫古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疋釋山旣載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

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註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尚書同於何氏且夫國主山川天子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不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爲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果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爲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爲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

序

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

六藝之學惟易最難明自朱子生於東南而天下之學始有統宗而啓蒙本義之書固講易者所當奉守也婺源爲朱子故里而胡玉齋先生方平生南宋之末受學於黃勉齋之門人董介軒夢程於是作啓蒙通釋上下二卷發明啓蒙之旨及其子雙湖先生一桂當元時隱居不出作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詳取諸子他書之言及羣儒所說以廣朱子本義之意又作啓蒙翼傳上中下篇及外篇則於其父之書爲益詳博矣宋元學者皆宗尚朱子而胡氏父子於朱子之易尤深近世學者厭宋儒之學爲近易乃蒐求殘闕自名漢學譬如舍五穀之味而刮木掘土以爲食者也胡氏三書舊於婺源有雕本今皆殘缺而崑山顧氏所刻通志堂經解則三書具存今玉齋先生裔孫華川取

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復刻此三書於婺源以之示余余欣華川能闡揚其先祖之美而冀是書流傳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易者慎毋舍此而他驚也遂爲序之

尚書辨僞序

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真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所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僞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慎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謂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也夫以考證斷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犁然當乎人心

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偽古文專在考證其言良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偽其辨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此可謂真有識矣竊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復與先生意合今先生子刺史以先生書見示愚竊以自喜第恨生晚不見閻先生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既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如以孔註爲安國撰而不知其亦僞也以此歎前後學人每不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遙遙可合符而已

禮終集要序

禮制之衰廢久矣士恣其情循流俗之鄙陋詭於義而咎於中者不可勝道也而喪禮爲尤甚楊君病之作禮終集要欲扶而正焉其用意可謂善矣

先王之世既遠民俗異而國制屢更盡用古法則不可酌其所可行通古人之意期存人心之正足以講倫理厚風俗而已嗚呼君之用意可謂善矣或疑士有親在而詳言喪禮爲不宜夫人子質言親終而擬議其事則誠不忍若夫汎言喪制辨論其當否正儒者致知之事古聖賢皆爲之列經傳以教弟子夫豈有豫凶事之嫌哉况又有遭事有疑而欲有所徵以定其所從者乎然則是編不可廢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檮杌並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縱不敢望孔子之春秋豈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具然考漢晉隋唐藝文之志其存

於今者十不及一焉典籍文記易泯難留誠好古者所深歎惜也合河康茂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圉人物前人所紀誠史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斷論其得失凡爲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之才足任史事固無愧左氏之流而其爲此書乃當耄耋之年孜孜於撰述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鼂少嘗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於鼂而卒此書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就以書來令爲之序鼂不勝歎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俯而增愧非徒蒲柳之衰亦志氣之情也已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鼂撰

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

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好學古能游覽者各攷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爲余言泰安聶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聶君山居迺索其書讀之其攷訂古今皆詳核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汶水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盡環道躋岱迺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濟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

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於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滇繫序

方志爲史家之一體非具史才者爲之不能善也昔司馬子長以父子繼爲史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班彪卽仕爲縣長令而首爲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其職哉自是以後居史職者往往屬諸上車不落之才而具史才者不得居其職是亦多矣雲南入中國最晚古事闕軼 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者論定之猶患不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下才人也工詩文明吏事仕爲望江知縣合生平聞見蒐輯雲南事類成滇繫一書撰論古今之是非綜核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

考故實此史氏一書之美而師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非其才之過人而庶幾於叔皮之事者哉吾始識師君於懷甯後屢相接對見其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士殷殷出於至誠真世之君子亦非獨才智之美也今以事過吾舍出滇繫示余余旣取其人又樂其備西南一方之事成一家外史之書因書爲序云

廬州府志序

廬州居江淮之間湖山環匯最爲雄郡余嘗謂國家因明季舊制臨江建安徽省治官舍吏廨成立百餘年不可猝移耳若以地勢寬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於合肥者也故守是者尤貴得其人焉晉江張鞠園使君以尚書賢郎受特命守廬州敷政三年吏

靖民和人頌其治使君夙工文章勤學稽古於吏事之暇展尋舊志覺其舛失漏略且志後事未及紀者將百年矣乃復精考博採補綴修削更成新志凡若干卷於是鉅郡之規撫益彰而文獻之事益備夫廬州古文章地也昔者廬江周興之徒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見推漢朝而民間作孔雀東南之詩遂爲千古五言之冠其風俗文盛可知矣及三國兵興爲用武之地文教衰薄風俗美惡與世轉移其來久矣 聖朝統治百餘年吏謹而民樂俗朴而道文夫文學者所以興德義明勸戒柔馴風氣登長才傑於爲政之事似賒而實切者也今使君勤成是志以示此方之人而因教導之則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固可觀其一節矣

河渠紀聞序

康茂園先生負經綸當世之才懷飢溺由己之志
生平宦迹所至爲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雜畚揭之
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可以經閱百千
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
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爲河海細及
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共爲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
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而已而茲則舉武
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辭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
水行其所無事也夫無事非束手坐觀及苟且因
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爲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苦身
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
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興害無弗去斯
乃真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
夫水苟不能之爲利則必使之爲害矣然則讀茂

園先生是書者仍以太史公之意求之可也鼎旣
讀終其編因書爲序

方氏文忠房支譜序

方氏與姚氏自元來居桐城略相先後其相交好
爲婚媾二三百年方氏明時多達人君子自文忠
以上名著海內人知之矣逮入 國朝英賢繼踵
及鼎生晚不得與相值也獨與平羅令君褚堂先
生相接對在里則常同文酒之會適遠則共舟輿
同旅舍見其翰墨文章風采談笑至今不能忘也
先生沒後其仲子汝葵與鼎爲僚壻不幸早喪繼
又知其季子今休甯學博冶青及冶青之子象三
爲羣紀之交又三世矣冶青錄其先世生卒事蹟
而尤詳載文忠以下謂之支譜持以示鼎而命之
序以累世之知交見人才之輩出觀覽是譜固欽

且欣之又念昔明英宗時先大參公與廷獻公文
善爲名其堂曰翕樂贈以詩文及平羅公詩集成
鐫之先伯父薑塢先生實冠以序今鼎又及冶青
書成獲執筆以嗣先人之末也是不可以不文辭
矣是爲序

句容裴氏族譜序

河東聞喜裴氏與秦同祖至唐而極盛歐陽公作
宰相世系表以裴氏爲第一其分五房曰西眷裴
洗馬裴南來吳裴中眷裴東眷裴而唐之前聞喜
之裴有從晉元帝渡江者其後有松之颺至梁裴
子野皆以史學著名累世重於江南矣及隋後江
南之裴褻聞惟五房之裴最盛當宋高宗建炎時
有從河東南遷者不知於五房中爲何房也其名
曰武德上書高宗不見納乃卜居句容之青于村

歷十四世曰景山當明成宏之年遷塘頭村世謂之老裴村又歷七世則當國朝康熙時矣景山之孫分爲前中後三支而中支人最繁衍有思達思達思遴思週五人皆武德廿一世孫而景山七世孫也以循謹忠厚稱而思達思遴思週自老裴村遷綠野村始造爲宗譜今思週之元孫玠字

五世孫鈐字

錡字

念譜之未修又閱

百年矣人愈繁才俊奮起乃更補輯新譜請序於余余謂晉宋之南渡同也武德公之從宋高猶松之祖之從晉元也今裴氏之居綠野者敦行好禮多驚於文學已有舉孝廉者矣而才傑鶻起其將有繼松駟子野之盛表於史傳者乎而

等

蒐輯放失考論譜牒甚勤忘勞亦孝友之事也爰樂爲之序云

重雕程貞白先生遺稿序

昔明高皇帝定天下使燕遼寧三藩擁兵居北邊
捍禦外侮以強中國之勢豈非爲子孫謀慮遠哉
然而篡弑之禍由此起事變無常非人智所可料
也當其以封建策問諸生而績溪程長史貞白先
生通試爲第一其言置子當置之艱阻備嘗之中
不當置之膏肥美麗之地此其言最有當於高皇
心者卒又言垂流之久或有意料之所不及此乃
足括後世之變真可謂通人名論矣然則當燕師
之起其所上封事必有可觀惜其文逸不傳也長
史以矢忠建言遭成祖之戮文字禁絕至嘉靖時
其從孫孫長等搜集僅得十一凡詩文二百餘篇而
備燕封事雖有目而無文又載封建策乃有二篇
昔董生對策因漢武帝重問故有二篇明高皇試

士豈亦有重問之事乎抑次篇他人所對而長等
誤收之乎明初事遠而遭禍之家紀述無從事難
審定自其理也夫靖難之禍千古傷心後人讀史
至方正學諸賢之傳唏噓流涕長史之意與正學
諸賢同其著撰逸而僅存者安得不爲世重况其
文章又自有踰人者乎嘉靖雕本今已刊做今其
族孫等又重雕之余讀而論之以爲之序

朱二亭詩集序

余之聞朱二亭也自朱子穎其後余至揚州遂獲
與二亭時見盡讀其詩聞嘗取二人之詩論之子
穎才雄氣駿多感激豪蕩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
亭氣清神逸多沈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皆
數十年詩人之英一亡而不可再遇者也夫詩之
於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曾臆所蓄履行所至率

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僞飾故讀其詩者如
見其人二亭居揚州城北陋巷狹室而其曾次超
然塵埃之外其可追媿陶淵明韋蘇州者非第詩
也而詩乃發之嗟呼余年二十始見子穎子穎承
先世用武之餘烈嘗思舍章句之業奮迹戎馬建
立功名使後世知其豪俊而其詩亦時及此旨及
暮年乃仕爲轉運使俯仰冠蓋商賈之間忽忽時
有所不樂而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見俗人卽避
去高吟自適以至老死子穎雖富貴而志終不伸
一二亭雖貧賤而可謂自行其志卒無餘恨者也往
時子穎之子刻其詩集余爲論訂於七言十取七
八五言十取三四而已若以訂二亭集則當反是
今二亭子以其家藁來值余有脾胃之疾不能細
讀精擇之又二亭詩余素見者尚多今收之未備

故姑爲序其首俾其子更搜集至備請他人取余
意訂之成集茲可以傳後世而爲一代布衣詩人
之絕出矣

吳禮部詩集序

昭文吳竹橋禮部以英異之才沈酣古籍發爲詩
歌不爲亢厲矯激之詞而自然超軼有遠俗之逸
韻誠一時詩人之傑也君與鼎始未相知乾隆之
末鼎至江寧適君以事嘗至江寧遂相見論文意
甚快嘉慶二年鼎東遊泛舟洞庭觀錢唐西湖君
期鼎且遊虞山至其家一晤也而鼎自杭入蘇州
遽思返不及往君聞之悵然不樂逾五年而君沒
余乃亦自恨昔歸之速不一至君家而遂不見君
也君兄弟並起昭文君弟旣爲封疆重臣著功業
於當世而君謝歸山澤抗志追古爲文章遨遊吳

越賞會翰墨極風流文采之盛士方歸之而君年甫六十而沒君詩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君自序以爲論古人之詩宜嚴論今人之詩宜寬吾詩所存多者姑以今人論也然吾終當以古人之得失自衡天假吾年將自芟削定爲一集然則今誦君詩所共歎爲雋詞麗句不可及者或又君所不欲存而惜乎君不自爲訂而遽喪也今君子以集抄本見示竊老憊昏瞶但見其雋麗動心眩目未敢爲刪訂然則寬存之以待後世論詩者之別擇可也乃書此爲之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桐城姚鼐序

夏南芷編年詩序

昔夏醴谷先生當雍正乾隆之交以文學奮起高郵舉詞科入館閣卒以文章教訓後學其所爲半

舫齋詩追步白蘇爲世傳誦久矣而其長子南芷
令君以文嗣其家學所爲詩蓋具有半舫之法度
意韻南芷自少至老中歷仕宦晚依子舍爲詩不
輟其性情趨向固有以異於俗而足世濟其美矣
南芷鄉舉在乾隆庚午與鼐爲同年生至乾隆四
十年自滋陽引歸奉養亦與鼐之歸休同時也然
鼐與君僅在京師一再見其後隔不相遇君歸四
年遽喪有子味堂繼以文名收錄君詩千餘首請
長洲王惕甫選存十四卷七百餘首君孫齊林工
楷書書以付工爲鐫本甚善嗟乎事有相待而彰
世有力學工文之君子不幸沒無賢子爲繼或雖
有繼而哀錄先集之功或鮮其遺文卒廢墜而君
之家世所遭何其盛也君存有詩見懷未及致今
君子持詩集來視余乃得讀悵然思故友之不作

日月逾往計與君同舉幾六十年矣又世如君有
嗣先啓後之美者復有幾家余老且憊乃僅獲見
之歎息以爲幸因泚筆述爲序云嘉慶十二年九
月序

石鼓硯齋文鈔序

歎曹宮保文敏公以德器才識見知於高

宗純皇帝授位正卿秉持國計晷畫得失爲四海
生民之所仰賴非徒文士而已公之歸也某嘗至
歎於其雄村宅中見之其言次頗舉川陝黃河兩
事爲國家慮今十年之外其言皆驗矣信乎其先
識之過人也公五十歸養太夫人猶在堂而公不
幸先沒不獲爲朝之壽俊以卒盡其所能爲則今
惟其文章遺編具存學者讀之以想見公之生平
而已夫文之道一而已然在朝廷則言朝廷在草

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爲貴夫詩書所載之文大抵朝廟之文也公之文雍容俯仰明切而不蕪優柔而有餘書曰辭尚體要公可謂得朝廷之體者與某謏陋無狀而公獨愛其文以爲善公歿後公子詹事抄集其文十二卷以公遺意寄鼎俾爲之序因具論其意如此

梅湖詩集序

汪梅湖先生名之順字禹行梅湖者在懷甯西北鄉與桐城西南境相際其水入桐城練潭以趨江而汪先生居湖側故號梅湖焉先生明末諸生入國朝自匿以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清韻悠邈如輕霞薄雲俊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翳無纖毫可入也當時吾郡名工詩者錢田間與先生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正相埒然田

間交遊較廣爲世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南昌
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遂聲華寂寞凡諸家
選明詩者哀錄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焉
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卽死後之名亦若有厄
之使不得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余始
識梅湖族子銳齋鉞得梅湖詩愛之抄一冊置笥
中欲遺海內論詩者匆匆十餘年無與言今夏銳
齋自京師書來言方刻梅湖詩集將成矣余大喜
乃書是寄之意自是世將多有知梅湖者則銳齋
之事誠善矣哉嘉慶十二年六月七日桐城姚鼐
序

方恪敏公詩後集序

吾鄉方宮保恪敏公以經濟之才上輔
聖治
膏澤被萌庶功業垂信史而又秉受異姿嗣增家

學作爲詩歌超軼閎肆自進於古蓋以名臣而兼
詩人之盛者也公自少卽以詩名北窮徼塞南涉
江湖其詞多沈鬱慷慨固古人所云詩以窮而工
者然詩人之情詞因時而變易朝野窮達各有所
宜豈必盡出於窮愁而後工哉公之詩舊已刻行
世者有八集其七集皆雍正以前之作至乾隆以
後官位轉登淳意鴻文上答 天藻政事之暇亦
間自操吟咏而已刻者蠶詞一小集而已自丙辰
以至戊子之作別爲薇香燕香兩集凡五卷藏於
家今公子南耦尚書適將赴閩越督軍過江甯出
以示鼎鼎竊論 國朝詩人少時奔走四方發言
悲壯晚遭 恩遇叙述溫雅其體不同者莫如
查他山今公詩前後分集頗同他山其述情紀事
直達曾懷自能兼包古詩變態亦無愧他山也然

他山侍直頻年不出 禁闈公則督領畿輔遠使

龍沙障決流以奠民生籌過師以助 聖武忠

悃感奮之志憂愍篤至之忱舉見詞間存諸後集

非第如他山紀 恩揚美而已論公詩至是當

以匹唐燕公曲江之倫故曰以名臣而兼詩人者

也竊家與方氏世有姻親公與家伯父薑塢先生

相知尤密於竊爲丈人行而竊昔里居公居江甯

竊仕京師時公又在保定竟不獲瞻階砌今南耦

尚書將以後集付工雕板俾述爲序竊不辭固陋

而輒爲之蓋以摠平生仰慕之情又以發海內論

詩者之意也嘉慶己巳九月同里後學姚竊謹序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旣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

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百餘首錄之成一

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坤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

上既收政柄

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

高宗命和坤偕君往治之

君在道衣敝和坤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坤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司督學湖南時和坤已大貴煤蘖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

機處君奏和坤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謂君言當和坤益嗾君而

高

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
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
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
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
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
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
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
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
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
人矣余昔聞君喪旣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
序以發余痛云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
下論文者無異說也竊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

尤慕之計鼎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甯鼎居桐城惟乾隆庚午鄉試一至江甯未及謁先生其後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爲恨矣嘉慶庚午鼎在江甯去始至江甯之年六十矣先生之曾孫乃以先生集外

文見示先生立言必本義法而文氣高古深厚非他人所能僞今此編凡十卷讀之誠皆先生文無疑也然先生望溪集乃手自訂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雖後之君子閱此芟去之文亦以爲不可及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嚴而憬然增悟者矣然則其復鐫刻付之集後可也至其所以芟之之理鼎淺學也恐妄度未必當先生之意故亦不敢遽有論將以待後之讀者自得之焉嘉慶庚午重陽日同里後學姚鼎序

程綿莊文集序

鼎往昔在京師聞江甯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

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
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
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
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
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
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
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
論之僻則更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
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
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
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
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
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
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

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蔣澄川詩集序

余同年友陽湖蔣君熊昌字澄川以才雋仕爲戶部郎直軍機處出守潁州府凡八年有政績以事被議歸里不出又二十餘年卒余初於京師送君出守及君居潁之季年余歸安徽主敬敷書院乃與君再遇得數聚矣而君未嘗以詩見示第聞在潁州開東坡西湖濬以利民因招文士飲讌賦詩其間潁人以爲美談誦歎而已及君於乾隆庚戌再至安慶余已去安慶君以二詩見懷寄至江甯余始見君詩歎美其意以至於今君少子純儼以君集來請序則君亡已九年而去余與君別時三

十年矣君爲人和雅溫厚其詩卽似其人而自穎州歸後出辭冲淡幽遠無不平之氣此尤爲可貴所以爲懿士長者之風也純儆言君生平詩可萬首今抄得未及半然已二三千矣余八十之年昏耄畏讀文字以詩文字稍多者卽不能盡讀涉獵而已故姑書此以序君詩若詩之美尚有逾吾所論外者則以待世之君子能得君詩而盡讀者

陶山四書義序

論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體昔東漢人始作碑誌之文唐人始爲贈送之序其爲體皆卑俗也而韓退之爲之遂卓然爲古文之盛古之爲詩者長短以盡意非有定也而唐人爲排偶限以句之多寡是其體使昔未有而創於今世豈非甚可嗤笑者哉而杜子美爲之乃通乎風雅爲詩人冠者

其才高也明時定以經義取士而爲八股之體今
之學古之士謂其體卑而不足爲吾則以謂此其
才卑而見之謬也使爲經義者能如唐應德歸熙
甫之才則其文卽古文足以必傳於後世也而何
卑之有故余生平不敢輕視經義之文嘗欲率天
下爲之夫爲之者多而後真能以經義爲古文之
才出其間而名後世使人率視爲科舉體而無復
爲古文之志則雖有其才而不能自振也故貴有
其才又貴必有其識也長沙唐陶山先生固嘗以
文取科第矣而其志乃欲以經義爲著書之事不
以科第論也作四書義一編寄以示余余乃知君
之才與識皆高出當世而將上比於唐歸之流者
也余之鄙陋持守孤論雖欲率天下而不能得君
之倡爲高文將世必有應者一代文章之興安知

不出於是余耄老矣而重望於君故欣然爲書其
編首云

高淳港口李氏族譜序

高淳之水自禹時引江東南流過溧陽入太湖禹
貢所謂東爲中江者也後世壅其流爲東壩而高
淳自受山谿其流乃西北入江洩之不速瀦爲數
湖其民居多近湖陂取稻田魚鳧之利而風俗樸
厚遠於市井故雖爲江甯府屬縣而其俗異於金
陵之浮夸也縣治東南有固城湖湖水西流乃過
港口李氏本出於隴西其後自北南來屢遷移明
時有清三公者自芝山遷居港口爲港口李氏云
今數百年矣其子孫最爲繁衆而家法尤善有勸
學堂以養毓其才俊故士多奮於學而耕者亦務
於本而鮮爲犯義之士當明時港口李氏故有舊

譜及國朝康熙中復修之今又將百年支派益蕃其宗長及其族中等同建議再

修之凡期年成書爲若干卷持來請序於余余以爲隴西李氏皆本於將軍廣太史公爲李將軍傳論之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謂賢者爲世所欣慕雖衛霍之勳不足比也今港口李氏方急於學問之事其必有賢哲起焉而爲天下所欣慕者余是以序之而願以是義益勗其族人葆其舊俗之美而益其新學之富其可也

疑年錄

嘉定錢辛楣少詹事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核其壽數取左氏傳有與疑年之意作疑年錄四卷詹事亡後秀水吳君思亭得其書頗增易所闕失又推廣爲續錄四卷夫人之生死其大者或係

乎天下之治亂盛衰與道德之顯晦其小者或以文章字畫之工以年之長少爲藝之進退亦考論好事者所欲知也故此編遂爲世不可少之書相知者多請思亭雕板以行維余固亦樂之獨是余平生獲知於海內賢士君子遊從之情未厭而睽離之後繼以凋亡其生卒俱入此錄而余猥以昏耄僅存孑然四顧展讀是編悲懷悽愴其亦何能已也嘉慶十八年姚鼐年八十三元日雪中爲疑年錄序

新修宿遷縣志序

郡縣有志本史體也夫史之爲道莫貴乎信君子於疑事不敢質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世史氏所宗惟春秋爲正夫宿遷之地在古臨乎泗上當楚頃襄王時楚人以弋說王有曰泗上十

一諸侯而其舉有名者鄒費邾邳四國而已其八
無聞焉今所可知者宿遷境介邾邳之間其獨爲
國乎抑包於二國內乎不可知也唐人乃以宿遷
爲宿國之地於古無徵爲志者苟執是以爲說是
首爲不信也縣志自康熙年後久廢不修今縣之
士君子合謀爲之而某君等主其事成書示余縣
居南北之交負山臨大河於天下形勢爲要地而
豪傑才雋自古有聞今士輩出其風土質厚士多
慷慨振立之氣惟志紀之甚備而余尤喜其首不
取故宿國之論以爲史家傳信之誼宜如是然則
是書所取之事必存乎信實而已其爲道不亦善
乎嘉慶十八年正月桐城姚鼐序

稼門集序

天下所謂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言何以

有美惡當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讀書者第求爲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爲文士則不足觀夫靡精神銷日月以求爲不足觀之人不亦惜乎徒爲文而無當乎理與事者是爲不足觀之文爾吾鄉汪稼門尚書其生平不欲以言行分爲二事上承

天子之命有撫安衆庶之績下立身行己有清慎之修其所孜孜而爲者君子之事也津津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詩與文無擊悅組繡之華而有經理性情之實士守其言則爲端士歷官者遇事取其所記一一行之如繩墨之可守此豈可以文士論哉漢時校書有六藝諸子詞賦之略本無集名魏晉以後集乃甚著而繁蕪益多若尚書之集其文則諸子略之儒家言也其詩則通乎古三百之誼者此當爲劉向班固之徒之

所取已今春二月尚書將入覲與鼐遇於江之南
以其文七卷詩十卷視余余歸卒讀而竊歎以爲
古今所貴乎有文章者在乎當理切事而不在乎
華辭尚書得之矣乃以題諸其首嘉慶二十年三
月望同里姚鼐序

惜抱軒文後集二

跋尾 題辭

跋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所由起也其國病篇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太常三輔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外有丞相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長史二人蓋卽此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其屬有二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旣奏天子乃與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其御史之

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之辭不得過多
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漢書載其詞稍繁讀者
固以爲後人所擬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
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
其餘冗蔓可削也又議鹽鐵自第一篇至四十一
篇奏復詔可而事畢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
大夫復與文學所論其首曰賢良文學旣皆取列
大夫按漢士始拜登朝大抵爲郎而已如嚴助朱
買臣對策進說爲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
豈得多哉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乃自文學
爲諫大夫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僅得縣令其卽
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知要之無議鹽鐵六十人
取大夫之理此必寬臆造也其載大夫曰獲祿受
賜六十餘年漢武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六年才

六十年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前然則獲祿必無六十餘年宏羊以武帝後元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時才七年而文學謂其自搜粟都尉至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此何說也寬之書文義膚闊無西漢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頗不實殆苟於成書者與

跋列子

莊子列子皆非盡本書有後人所附益然附益莊子者周秦人所爲若今世列子書蓋有漢魏後人所加其文句固有異於古者且三代駕車以駟馬自天子至卿大夫一也六馬爲天子大駕蓋出於秦漢君之後周易有是哉白虎通附會爲說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此謬言也列子周穆王篇王駕八駿分於二車皆兩服兩驂此子

文之真也至湯問篇言泰豆教造父御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此非周人語也且既二十四蹄矣轡在手者安止六乎僞爲古文尚書者取說苑腐索御奔馬之文而更曰朽索御六馬皆由班氏誤之耳古書惟荀子有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語此言在廢秣馬有六聞音捨抹仰聽與駕車時不相涉自晉南渡古書多亡缺或輒以意附益列子出於張湛安知非湛有矯入者乎吾謂劉向所校列子八篇非盡如今之八篇也

跋許氏說文

許氏是書誠於小學之義爲精且博矣吾以謂此非一人一時所成之書也漢經師各成一家之學其經文亦異故說文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若於易旣引以往吝矣又引以往遴

既引重門擊橈矣又引重門擊柝於書既引宅堦
夷矣引場谷矣又引嵎鐵場谷既引鳥獸褒毛矣
又引鳥獸華髦既引旁逋屨功矣又引方鳩僇功
既引濬々々矣又引睿畎澮既引若顛木之有皂
櫨矣又引若顛木之有皂栝古文言由栝既引西
伯裁黎矣又引西伯戡鬻於詩既引江之永矣矣
又引江之羨矣既引是褻祥也矣又引是繼祥也
既引衣錦綵衣矣又引衣錦褻衣既引赤寫擊擊
矣又引赤寫几几既引不敢不越矣又引不敢不
踣既引四牡駉駉矣又引四牡駉駉於論語既引
色孛如也矣又引色艷如也內惟由栝明言古文
而其餘率不著爲何家之經蓋始注是者自承專
門之學以所見爲定及異人注之又以所學者爲
定是以不可孚也若以一人能兼通數家之傳經

則必能注明某氏之傳必不第云易曰書曰矣然則是書誠兼貫諸家傳經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矣

說文所引董仲舒淮南王司馬相如揚雄劉歆杜林譚長徐巡甯嚴尹彤周書王育官溥衛宏遂安賈侍中凡十餘家之說又有不出前人名而說出前人如耐字注是杜林說以應劭漢書注而知之吾以謂是書之精當大抵本於杜林賈逵叔重尤親受之逵故舉其官而不名也竊疑分部之法自逵啓之逵附會議文興左氏春秋而隋志言讖緯賈逵之徒獨非之近閣百詩謂隋志不考逵傳誤讀張衡傳逵摘讖誤異事逵實未嘗非讖吾謂不然隋志之言誠有所據非因張衡傳也逵之附讖假術數以助孤學亦其不修小節之類耳豈誠尚

之哉其傳教後學固有正論讖書附會俚言俗字以爲說通人盡識其鄙陋遠豈不能辨耶以時主方崇之不敢頌言考文正書崇古明教卽非讖之道也許氏序是書末言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希儻昭所尤隱以定哀微辭之義斥讖緯之非蓋賈氏之傳如此然則隋志之言詎爲過哉說文引左傳則第二云春秋傳引公羊則曰春秋公羊傳賈爲左氏學者故內外之詞如此

古燕齊境邊之海謂之北海後乃轉爲敦海加水而爲渤海字戰國策史記屢言渤海及漢高祖立渤海郡意加邑爲郭字宜在立郡之前後時也而說文有郭無渤如謂从古則古當但有勃如謂以後俗則渤郭同而渤當差前於郭徐鉉尊許氏書云郭爲正而渤爲俗字豈通論哉

說文鼎部之鬲蓋本是甬字其下註云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又於金部鉉字註云易謂之鉉禮謂之甬此蓋許氏以前舊師之註其說未嘗不詳也甬字不便於隸書故禮經師假借用局字矣又古覆甬之字蓋但作口而口字亦不便於隸書經師假借爲密字士喪禮口用疏布覆局口用葦席覆車陳一鼎設局口三處鄭皆註云古文作密其後乃始作爲甬字以代密然則甬字皆漢時俗字而甬形近甬說文遂變甬爲鬲其字與音與其舊註乃不相合此叔重之失也詩之甬勉爾雅作甬勿甬字在篆蓋本作甬从虫甬聲甬勉之聲亦相近也甬字不便於隸故爾雅本變作甬而劉向疏用密勿字俗或誤從甬而叔重虫部遂以甬密爲一字殆亦非也

跋吳天發神讖刻文

吳天璽元年刻石文世傳皇象書象爲吳大帝初
人與趙達同輩計其年恐未能至天璽也其書本
就山刻石其石圍長環而刻之非碑也而俗呼天
發神讖碑吳志載孫皓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文理
成字二十又陽羨山有石文之瑞蓋皓以無道好
佞羣下妖妄競作此神讖亦天璽元年出史偶遺
耳當時詭託事多不可勝載也其前書神讖五十
七字繼記其始見及識其字者之事最後列臣下
銜名蓋爲是記者其官蘭臺東觀令按皓東觀令
華覈天冊元年免次年天璽此繼覈爲東觀令而
其姓名皆缺蝕詔子爲欺名不著於後世其幸也
自是五年晉滅吳後不知何時石斷而爲三棄於
野宋人取而置諸漕使之署明時置江甯縣學尊

經閣下嘉慶十年余來江甯其秋閣燬於火石爲燼矣此本猶未燬時所拓茲後拓本不易有矣

跋顏魯公與郭僕射論坐位帖

魯公與郭英乂書所論兩事一論魚朝恩坐位之僭由英乂之詔書內所敘自明一謂英乂不當令左右丞勿當尚書蓋六朝以來及唐舊制尚書令僕及六尚書謂之八座此尚書省正官也其屬乃有丞郎故左右丞坐應當六尚書之下梁書賀琛爲左丞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南坐無貂貂自琛始按丞乃南坐則八坐皆北坐也今英乂使丞勿當尚書意欲抑尚書於南坐使與丞郎同爲令僕之屬而已此魯公所以爭也宋元豐官制以左右丞爲長官在尚書上唐時則尚書三品丞四品以職事言乃其屬耳烏得爲等列哉魯公是書當作在

代宗廣德二年郭晞敗吐番於邠西之後次年爲
永泰元年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爲韓澄所殺矣
跋王子敬辭令帖

此帖舊題辭中書令非是乃辭尚書令也晉時尚
書令任重於中令故子敬爲中令不辭而尚書令
則辭尚書乃建立政治之本中書主陳奏發詔而
已比今制尚書略如軍機處中書略如奏事處也
然此亦在人君委任若因奏事而與評論得失權
衡進退則中書更親於尚書此荀勗自中令遷尚
書令悵爲奪鳳皇池也若孝武時中令自不甚任
事權故子敬乞假表有不同並急之語豈若尚書
令之執要哉子敬辭尚書必更有表此乃書也按
晉書孝武太元二年尚書令王彪之卒意使子敬
爲令卽在此時時王蘊爲徐州刺史此書自稱州

民必是與蘊蘊乃后父乞蘊言於帝使遂其辭也
孝武紀自彪之卒後至太元八年以謝石爲尚書
令中五六年未有令疑子敬固辭遷延歷歲故此
帖引蔡謨辭司徒之事自比而其時謝安以中書
監錄尚書事晉時錄尚書或六條七條非必盡總
諸曹任蓋不如令而其時既不置令殆謝公總諸
曹乎故謝公出然後以石爲令也是帖未見古摹
此乃明嘉靖中吳章傑摹本多姿媚而少古韻乃
有唐李北海等筆法竊疑非子敬蹟也

跋聖教序

劉軻作大遍覺元奘塔銘云貞觀二十年秋七月
進新譯經論請製序二十二年高宗居春宮撰述
聖記永徽三年中宗產後元奘請號之日佛光王
乃進金字般若心經又按褚中令於永徽年書聖

教序刻石其時雖有心經當如釋氏諸經之體其
文繁冗迨于志甯等五人潤色之後詞乃簡要爲
今本心經度其潤色之事必在顯慶之年褚令旣
逐後也逮咸亨三年刻此碑乃以于志甯等所潤
色之經附之序記之後計其時惟許敬宗當尚存
其餘四人亦皆死矣吾推原此碑之刻當由武后
深怨褚令併其書碑亦思廢之自虞歐久喪登善
之書獨超一世非遠假逸少誰能壓之哉沙門懷
仁所見古蹟幾何而集字如是之多非宮闈之助
曷以能爾本以嬖后忮心而後世得傳晉賢之髣
髴乃反賴之而褚碑之聲價不能不爲退讓矣但
褚書碑首題大唐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其稱甚
當此想有意異之以大唐字加三藏字上於文理
殊爲不順吾意懷仁者直是一陋僧也

唐時右軍書雖多然集書安得無闕乏假借湊改勢必不免正曠皆右軍家諱此碑內二字無增損筆此爲湊改之迹甚明若思翁之以集書爲習書則是妄說之極可嗤者耳

跋褚書聖教序

褚河南此碑於用筆極細瘦中見起伏轉變之妙非此舊拓鋒穎纖毫具存者無以見之誠可寶愛唐中書令尊於晉之中書令王獻之不書太極殿傍而登善不免書碑觀此令人有世道升降之感矣

跋顏魯公送劉太冲序

送劉太冲序類帖多係從搨帖轉摹失真此宋慶元中溧陽令戴援從顏公真蹟摹入石者故筆勢具存魯公書多取篆籀法入真行而此帖尤可見

也

跋褚書陰符經

此書故不劣然實非登善蹟也唐時書學最盛虞褚之體習者尤多二氏之徒往往爲作假名臣以自重其書案褚公在永徽其責任最重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也今若以非本官不入銜則監修國史亦必不入銜矣唐封爵以古國爲名如褒鄂燕許則但稱某國公非古國則曰某郡縣開國某爵故褚公之爵爲河南郡開國公僞書者以褚之族望出於河南遂於郡下直接其名不知臣於君前列銜無舍爵稱郡望之理此猶僧徒僞虞書破邪論列其銜曰太子中書舍人不知世無此官僧道謬妄無知夫亦何怪而自宋至今書家無一人悟其詐斯則異矣

跋李北海麓山寺碑

李北海書嶽麓寺碑自稱前陳州刺史是其貶遵化尉時矣北海死於天寶初年年七十碑立於開元十八年其時殆逾五十中有云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僧虔右軍之孫也按僧虔未嘗爲湘州刺史雖爲尚書令而非元徽之年又非右軍孫乃右軍從祖兄弟中領軍洽之曾孫耳是皆用僧徒妄說以入文故致茲失此本婺源胡君黃海所藏較今時本尚爲舊拓然已經俗手刊字其竇后依於佛光當是瀆后又因者也今誤作同此似皆刊改之失非必其本然也後見宋拓因字猶完而瀆作竇則元本固誤耳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方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論制準夷事當乾隆

年準噶爾國生內亂書禍變相尋我

高宗純

皇帝一乘其弊舉若振槁遂闢萬里之疆此固由於
聖人智勇非常而亦天之佑福我國家

而欲滅彼賊醜也若昔雍正之時則彼國勢猶完
未可云非一勅敵矣宗伯此書欲爲嚴軍屯守撫
士蓄力以待可乘之虜勿爲輕舉深入以邀難必
之功未知兩相書見此書後所以入告者何如而
公之憂國之忠友之情則皆可以謂至矣公自定
文集未載此書此係公手稿藏於家者於公平生
風義所關頗重後有刻公集者宜並入此篇嘉慶
辛未五月二十六日同里後學姚鼐題

書朱子語略後

朱子語略楊與立所編二十卷與立乃楊文公大
年之裔其族有楊道夫楊驥及道夫之子若海皆

從於朱子之門此卽見於語錄中者而其行事皆不可考矣與立此書名見郡齋讀書志呂氏刻朱子語錄所從校書本無此書四庫書目亦無此書今僅見此本而已惜殘失其序不知編集年月其中載朱子有易簣前之語知必成於朱子身後也

跋史閣部書後

鼐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爲明神宗時清吏其長女適吳氏夫亡守節育孤後與兄同遭流寇之亂罵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誼請於朝旌之夫人子爾玉公今侍御賡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以啓陳謝史公復之書藏於吳氏今侍御以見示鼐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節烈之風光於兩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敬感交

至因題其後云爾

張花農詩題辭

吾家春木持其同里張君花農遺詩兩卷見示余最愛其谿行無雜樹人聲出叢竹十字及白下人初去寒食清明連上巳兩章爲有超遠之韻其餘亦多有清思誠近來詩人一好手也而其人終身困厄不見知於世至於將死傳語春木必爲流傳其所作夫人之爲詩聊以發一時寄興而已其流傳後世或否亦何足論而天下士率不能忘情於此余傷花農之惓惓垂沒其志可悲又重春木於故人之意因爲之記至於余之庸愚且衰老昏荒言不足重不能有增益於花農者固亦非所計也

左蘭城詩題辭

蘭城爲夢樓同邑弟子因夢樓識余三人嘗同住

攝山般若臺論文字累日夜其爲人孤清遠俗直
詩人性情也所爲詩法夢樓得其風韻余嘗語夢
樓以蘭城之年而才志若此積功至吾輩之年安
知不跨越吾輩乎夢樓曰然今夢樓往矣遠思北
固金焦烟景冥茫但增悽愴惟尚有蘭城吟詠其
間耳近閱蘭城集因題集卷願蘭城終如吾言亦
足慰夢樓於地下矣

吳孝婦傳題後

長洲人錢少詹大昕君傳

余往年作揚州蕭孝子碑記以割己救其親者非
有悖於義旣爲其論矣今吳孝婦乃割臂以救其
姑其事爲尤難嗟乎彼賢者行出乎至誠而奮發
於不能自己惡知有所爲難易哉思其倉卒之情
可痛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題

惜抱軒文後集三

書

與王鐵夫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鐵夫先生侍史昔
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於今
世固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
之載諸文集是其取舍遠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
棄於賢哲有不待乎後世之子雲也豈非幸哉舉
世滔滔知己甯可再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
一見久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忽忽未及爲昨賢子
至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而又以自慙
其疎惰也冬寒惟興居萬福先生文章之美曩得
大集固已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數首彌覺古
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

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真爲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徑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誦之餘別有餘韻由於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至於尊書亦殊妙所寄冊當裝以爲世寶固不復奉還略論其欣仰之意聞之以爲有當否彙今歲在江甯過臘歸期尚未能決昔年嘗一遊蘇州極思其風景若再獲東來一瞻容儀則大快平生矣但不知得果此緣否賢子在此且常時得通書率復不具

師令君差至得寄書並詩欣慰欣慰以賢主人爲
依歸可謂得所矣處幕中以謙慎韜晦爲要自與
默默用功不相礙也見贈五言排律句格頗雄此
是長進處但於杜公排律布置局格開闔起伏變
化而整齊處未有得也大約橫空而來意盡而止
而千形萬態隨處溢出此他人詩中所無有惟韓
文時有之與子美詩同耳李玉溪白太傅及朱竹
垞皆刻意作排律之人而不得此妙吾豈敢便以
責之明東哉然作詩心之所向必須在此否則止
是常境耳又明東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隨手
填入姑摘其一聯誌公謂徐陵天上石麒麟豈可
易石爲玉又陵官非學士學士唐乃有此官耳公
孫宏與陵於鄙人絕不似止十字中而病痛已四
五矣前所論在詩境大處勤心深求忽然悟入或

半年便得或一年乃得又或終身不得後所論在詩律細處精意讀書可以必得然非數年之深功不能前所論文章之虛故可速而不可必後所論乃學問之實故可必而不能速如近時顧亭林非有得於詩家之妙而其故事卻精切之至渠是學問人故能於此見

俱能功到方是卓

然成家之作二者得一亦可謂佳但非其至一二無一得便是今日草頭名士之詩吾恐明東陷入其中故須爲詳言之耳吾於下一月必回家去料明東歲末亦必歸家必過城中得一晤也漸寒珍重千萬

復欽君善書

欽君足下辱賜書並示所爲文一篇足下畸士也其文亦畸文也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籍以達道

其後文至而漸與道遠雖韓退之歐陽永叔不免病此而况以下者乎足下之文不通於俗而亦不盡合於古不求工於技而亦不盡當於道自適己意以得其性情所安故曰畸文也齊桓公見甕盎大癭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足下謂不欲以人首加己身其意善矣而欲僕繩削其文僕不能偶俗略有類足下耳豈能以區區文法爲足下繩削第如齊桓之視甕盎大癭視之而已

復姚春木書

姚鼐頓首春木足下鼐今世一庸才足下乃以宋元以來學問文章之統相屬見推崇重甚愧甚愧素無交遊之緣不遠千里遺書求益謙懷樂善足下之志則美矣顧鼐不足尸之耳夫求學之道牖於聞見及所嗜好者每患其偏平心廣采則病其

不精愚見嘗欲持平固視偏溺者差異矣然嘗自
恐不精此所望海內賢士君子有以教益之至於
求勝之心則誠未敢也足下所欲爲記載之編此
一代史學也所志甚大昔退之少有成唐一經之
志及後身爲史官乃反不敢仞其事可謂惑矣然
鼎謂此亦有天數焉夫生而富貴及死而聲名其
得失大小皆天所與也紀載者人名聲所由得之
所託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傳乃傳不然則
廢足下姑亦爲之以聽天意可耳鼎舊作九經說
已有刻本今寄上其有增益及他書未刻者則未
能寫寄賜寄湖海詩傳乃未至不知於何處浮沉
述庵先生想尚健其文傳成書未耶先伯薑隲先
生無成書平生讀書好以所得細書記於簡端鼎
欲爲集成筆記然以其太碎細難輯故不能就私

心所最憾僅采數條以意次敘入鼎九經說而已
至敝鄉密之先生撰述歛光海峯南堂息翁詩文集
皆有刻本而此間卒未可得若江金書則具在
歛也鼎頃自皖移來金陵主鍾山書院衰老絕不
能作大字所命爲楹對字又犯鼎家諱故不可爲
也胡維君所欲爲書皆未成而於去年已病喪矣
甚可傷敝邑如此子者亦未易多得也茲因便上
復安得一見面言希時通消息不具

復吳仲倫書

姚鼎頓首仲倫先生足下鼎才陋識闇無得於古
人之學而士大夫徒以故舊之好與之遂橫竊虛
譽甚可愧恥今先生又過聽而推及之至此之歐
陽永叔是重益其愧而使之不知所爲答也伏讀
賜示文集理當而格峻氣清而辭雅今之世固未

有其比先生所希者退之也以學退之者較之蓋
與習之持正並不待言矣僕嘗謂古之論文事者
多矣惟退之與人言必盡其底蘊若與李翊劉正
夫尉遲等書本末始終精粗之義盡甘苦之情達
隱顯之理備他人不能若是也然習之持正親見
韓公宜悉聞其言矣而文不能盡韓公之旨以先
生之才而力希韓公日取韓公之言而蹈其軌意
者其必追配韓公乎夫天下文士皆慕乎古操筆
向紙氣盛志厲而以爲凌出古人之上而及其成
文以較古人則不如遠甚何也古今才力有厚薄
而真爲學者其志必不自欺也雖然以一端之長
短言之則後人固亦有賢於古者引其長以益其
短苟有所就其亦可矣今先生之文果足並退之
與否抑間有能勝之者否先生真爲學必自能決

之如鼎之淺未足爲先生定此矣暑熱惟佳勝安
得一日面談不宣

答蘇園公書

吳世兄至接讀手書並得快讀大作之全喜慰無
量大抵高格清韻自出胸臆而遠追古人不可到
之境於空濛曠邈之區會古人不易識之情於幽
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
則爲之欣忭惻愴不能自已此是詩家第一種懷
抱蓄無窮之義味者也以言才力雄富則或不如
古以言神理精到真與古作者並驅以存名家正
統譬如司馬氏立國江東縱不能剋復中原然必
不與石虎通聘者也其間五古五律最多妙製次
則七律七絕四言及歌行排律備體而已應制館
課之屬雖悉刪刈可也鼎以硃筆閱識頗嚴是閱

古文不相識者詩集之法非閱同時人詩之法然
千載之論竊謂已定於此使吾兄生得聞之不愈
於後世楊子雲乎

復汪孟慈書

七月朔姚鼐頓首孟慈孝廉足下惠書知舊病新
愈欣喜欣喜云欲就受業聞之愧悚不甯讓陋何
足師况以加高明卓絕如足下者哉遇事激昂欲
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爲最則足下所自處者善
矣鼐安能加一言耶承示文冊展誦攬見該博非
恆士所有而昏耄畏久尋文字深翫究論則力所
不逮矣謹繳納夫天下爲學之事不可勝言也有
睿哲之姿有強果之力包括古今探索幽渺經歷
數十年之勤苦然遂謂於學盡得而無一失焉此
殆必無之事也是故學不可不擇所用心擇而得

其大者要者而終弗自多焉斯善學矣今世天下
相率爲漢學者搜求瑣屑徵引猥雜無研尋義理
之味多矜高自滿之氣愚鄙竊不以爲安自顧行
能無可稱年過學落不能導率英少第有相望之
意不敢不忠嘗以是語人今故亦舉爲足下告也
或蒙採納否

其大者要告而然其自之委誠其等學失念世天不
 財率益莫學告對未假賦始存其轉無得其餘能
 文和委益高自肅之肅愚極謀不以為安自備以
 海無可憐學益學容不預學率其心策書時然其
 意不憚不學書以長語入公不有憂益其不若也
 史策其然否一言其學亦示文世其學其學其學

惜抱軒文後集四

壽序

陶慕庭八十壽序

皇帝卽位之二三年海內太和俊傑輩生江南於天下分地據省最大人才尤多是秋江甯陶慕庭先生以偉才醇學舉江南試榜第一天下聞而慕之其後五十一年皇帝聖壽八旬矣撫臨勤治如一日羣彙歡欣里閭歌舞而先生亦於是年壽屆八十可謂盛世之閔材景運之嘉瑞也先生嘗兩宰劇邑權司馬爲賢有司其子又繼爲令爲刺史皆有循聲諸孫年之少者皆以文章著稱矣自古治世嘉士每聚於一家若神明有意爲之者故觀先生之處一室而治世之床徵於國矣某之少也嘗聞先生名意以邈焉如古人不可見豈意數

十年之後竟得接杖履而共笑言乎先生初度之
辰在歲十二月某於十月杪將自江甯歸里不及
與稱觴末賓之位姑留文爲壽以紀斯世之懿美
又以勸諸客之來庭者拱手而歌之

陳約堂七十壽序

陳約堂先生當其六十之時作守姑孰余旣爲文
以壽之矣又十年君自宛邱解組過余里而歸老
新城時君之次子得爲刺史於甯州而三子新捷
於京兆君則貌充而神益健年至是七十矣昔周
公留召公以仕而未終以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
丕時蓋君子老之不能不終退者理也而冀俊民
之興以助國家丕時之盛者人臣無已之心也後
之士大夫雖不敢上比周召而願助國家之盛求
俊民而讓之夫亦何嘗不同是情哉夫誠得俊民

之可讓矣雖四海九州素不相知之人吾猶將樂之而况出於吾之子姓也哉今約堂一家羣從列官清要效才內外爲國器者旣衆矣而約堂甫遂歸田之志卽兩子奮翼之初是一家俊民之興蔚焉勃焉未有極也此天下相知所以咸爲約堂慶而約堂亦不能不熙然以喜者已顧吾又思之周公作君奭之年召公老矣而卒不得退至於康王之世年蓋逾百而作卷阿之歌其言吉士吉人亦猶之周公讓俊民之旨然而周公欲明農而不能召公欲退至逾百歲而猶不能然則後人讓俊民之心可竊附周召之心而歸田之樂則有周召之所欲而不得者矣余以無狀早放田野今年亦七十矣去約堂家五六百里約堂懸弧之日不能遽往登堂然或異日扁舟來訪與君徜徉山水之間

珍做宋版印
共話數十年之離合條然矢音亦差爲交遊之盛事今先屬此一觴以爲後約不亦可乎

許春池學博五十壽序

春池學博篤行君子而沈思好學爲文華美英辨而切於理旣成進士授職長丹徒學丹徒諸生無不樂其人而親其教也余往主揚州書院多有丹徒生在列知其地多異才矣又往來江上過北固金焦山每與客登眺愛其山川雄秀而曠深蓋所以能蓄清英而生佳士者其後又主安慶敬敷書院春池以同鄉生來著錄焉余論說學問必崇古法蓋世人所謂迂謬者春池時獨能信吾說而不疑余固賢之知其異矣今以春池之賢而教丹徒之秀傑諸生之信春池殆猶春池之信吾固宜其有合也昔與春池聚時春池固猶少壯今忽忽越

二十餘年不見春池而春池壽五十矣既樂其聲名之有聞而亦感余益老且憊丹徒江山之麗才傑之多與春池風義之舊皆邈然不可復見而其生徒以春池初度舉觴爲慶乞余爲之辭余欣然書之亦所以識余感也

馬儀顓夫婦雙壽序

嘉慶丙寅八月爲吾四妹七十初度越及半歲妹夫儀顓亦七十矣族戚咸造其室舉觴爲慶吾隔在鍾山之麓未能遽返乃以所欲言者書而寄之夫一鄉之衆七十者鮮矣夫婦具而七十者尤鮮儀顓之孫獻生前一年登第入翰林告歸而稱家慶夫婦一堂俯見兩曾孫挾筴而就家塾此族戚所爲喜也儀顓坦中樂易與人而無怨惡鄉黨謂之長者而吾妹亦頗以賢見稱當乾隆甲戌乙亥

間吾家貧最甚日不能具兩飯哺輒食粥吾妹嫁則夫家始猶裕而繼亦貧其前後處貧困皆能怡養性情無纖毫尤怨至承事舅姑有常人所難任者而吾妹能盡其理此所以備經艱苦之餘晚見榮慶而人亦不以爲鬼神之妄施而謂其宜也然吾始者弟兄三人兩妹今吾與四妹僅存儀顛有才子吾甥魯陳甫登第而隕賴有孫繼起速耳今之稱慶者衆人之情也若吾與吾妹夫吾妹固有追懷而默愴者矣夫欣戚之境無常而善否之理不易吾妹暨吾妹夫精神方健不似老人而吾亦幸未逮昏曠之甚今往事姑置之矣所願更以此身相勵以謹相策以道耄耋不衰庶足以終對先人而教子孫者若夫積善餘慶雖有是理而不敢以覬覦焉吾所爲言者盡於此而吾妹夫吾妹必

能受吾言而盡一觴矣

方母吳太夫人壽序

嘉慶十有六年方葆巖尚書方自總督浙閩告歸
奉母吳太夫人養痾於江甯之里夏四月有詔
召入爲軍機大臣於是奏以臣之母不能頃刻離
臣臣又不能奉耄年病軀之母疲曳就道懇辭

新命

上聞憫而俞可乃輟召而加賜珍物

以助孝養之忱焉是年太夫人八十有三歲矣七
月下浣值設悅之辰江甯之士大夫及桐城之端
黨咸來庭爲太夫人稱祝舉觴而以鼎之年最長
俾首爲之辭乃言曰夫古之臣子忠孝之情不獲
兩達者多矣尚書童稚而違養先恪敏公太夫人
教之成立獲嗣先公懿德碩學起任國家遠鉅

之事內治郡邑殄除凶醜外則西踰崑崙經萬里

冰雪無人之域南涉波濤者再爲 國弭患奮不

顧身豈暇念家哉而卒蒙 仁主矜其母子相

依之情俾得優游奉養於里巷此古所未易有也

蓋非 天子盛德孝治之極必不能遂尚書之

私情而非太夫人積德修誼善教令子早著成功

亦必不能致 國家如是之隆恩也斯其足慶至

矣衆皆曰然乃進述以爲太夫人壽而退記其辭

以告天下將載之惇史云

沈母王太恭人七十壽序

乾隆三十一二年間余在兵部與沈光祿華莘先生陳勤齋中丞同署相友善入則共官事出則同文酒之歡其時光祿初補主事迎其家入都而贈大夫於道被疾途中難於得醫賴光祿有賢婦今王太恭人善於承事多方以起老人之病竟得安

復以就光祿之養光祿驚憂之餘乃復自慶余於是時知太恭人之賢矣其後余移官去兵部又繼而歸里而光祿受

主知擢諫垣又晉秩爲卿

終於京師與余遂隔不得見其間勤齋中丞嘗來任方伯於安徽余適主皖中講席獨與相對語及光祿而思之而光祿適有子今直夫令君始來安徽試用才器偉然勤齋與鼎皆甚喜謂光祿及夫人之賢宜其有繼起也其後又十餘年吾令君之才益著大府以下靡不賢之以謂宜擢居大邑遂授以桐城令君奉太恭人以來養於官舍太恭人自獨居之後摒擋家事又奉先姑之終艱難辛苦事舉禮備而迄今神明茂清起居如壯年詢問官政以助成令君之嘉績有雋母平反之風於是吾鄉靡不尊仰令君之德而亦稱歎太恭人之美今

歲十二月望值太恭人七十初度邑人同懷慶忭將進而舉觥於堂下以鼎之知太恭人之最先也使首爲之辭鼎回思三十餘年日月遷流境象屢變獨太恭人德福彌隆殆詩所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者與是時勤齋中丞沒而其子亦旣成進士授官國博矣余於是又喜兩公名德成於身而俱有賢子嗣於後信哉君子之必有報與令君慈祥明哲優於其職將擢晉尊顯必非久於茲土而太恭人稱壽嘉辰乃適在此邑而某以三十餘年之故交列於部民奉觴稱壽此皆未易遭之事也余是以述之以見吾令君之光承先業者非偶然而太恭人亦可以欣然慰意矣

馬母左孺人八十壽序

乾隆辛巳壬午之歲余館於馬長清令君之家而

馬君宣和誨令君弟中翰之子朝夕常相見也宣和爲人介直好學而家貧身多疾內有賢婦左孺人雖窮居執苦而無懟故君亦以是自適余後入都則聞宣和沒矣遺子僅六歲孺人守身持家教子之誼勤謹如禮鄉黨以爲賢也又數十年余歸里居孺人昔者六歲之子成立有稱字曰伯萊年四五十矣能養其親遷居與吾家爲鄰而吾乃益得知孺人之家政果有以異於常人者也今則伯萊之子已以文章稱爲丁卯科副榜又復有子矣而孺人壽至八十伯萊以歲三月爲孺人設悅之辰請余一言爲之壽余因追思昔與宣和聚居笑談之狀猶如在目而人事之變倏忽萬端曩者故人多亡雖余與宣和所授之徒亦皆亡矣余獨幸存而孺人康強如昔睹其子孫之賢家祚方興豈

非天欲報其食苦立節之勞而祐之於暮歲哉
國家之法女子旣三十歲而守節者則不旌或欲
使孺人稍損年以就旌法孺人以爲此欺謾不可
余以爲如孺人者天所貴也豈係乎旌與否哉因
書此以爲壽序

伍母馬孺人六十壽序

乾隆甲寅之春余爲伍孚尹之母陳孺人作六十
壽序今十八年矣馬孺人者陳孺人之長婦也孚
尹之兄 早喪馬孺人守節三十年今亦壽六
十其子思樹等來請於余曰昔吾祖母秉節守義
謙不肯請旌於有司惟見諸先生之文今吾母節
義實同於祖母鬻子勤劬教訓成立至於今母老
而勞不懈又諭三子以祖母昔者不欲受旌之誼
吾雖於例當旌而不敢逾焉惟歲正月當吾母六

十初度亦欲以其事見諸先生之文此亦吾母之志也余聞而歎焉念昔陳孺人讓善之誼甚厚今馬孺人同其節行而又同其謙讓非詩所謂能嗣徽音者乎余始來江甯見富盛之族絢赫一時者多矣至今才二十年而盛族衰替十有六七獨孚尹一族多賢子遊吾門者冠履相接其家風之美傳數十年而日起日增斯母教之助爲可貴也庸鄙迂謬如余桓譚所云祿位容貌不異人者而孺人乃盛欲得吾言焉其用意固有異於常人者已又思余本江北儒生獨以耄年久處於茲獲聞見伍氏一家數十年之事斯若有天數焉然則述孺人之美繼陳孺人之後誠爲此郡之美談余於茲安得不一言也

...

...

...

...

...

...

...

...

...

...

...

...

...

惜抱軒文後集五

傳

黃徵君傳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有都指揮僉事鎧鎧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鼎調鼎一女爲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歿葬於洛陽崇正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世子以逃世子疲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監國遂稱帝贈奇瑞爲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祁彪佳女爲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福世子旣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之不聽大清兵渡江福世子出奔於太平其母鄒太妃爲馬士英挾之以至瀾江後歸

山陰時九鼎降附我朝爲阿達哈哈番矣而調鼎匿山陰依祁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朝行徵命官之調鼎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求得之乃載歸洛陽迎鄒太妃於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鄒太妃卒葬於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姊故妃之園調鼎明時諸生也嘗自稱諸生閉戶論學以終姚鼐曰徵君之元孫時清爲余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言其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旣出亡之後事不詳而黃君述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行可稱而福世子之終事可以補史氏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禮恭親王家傳

禮恭親王諱永恩其始封禮烈親王諱代善

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推戴

太宗有大功於

社稷子惠順王諱祜塞未嗣爵先卒惠順王子諱傑書嗣爵爲王是爲康良親王生康悼親王諱椿泰悼王生康修親王諱崇安修王之子則恭王也恭王生而有至性過人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督師於外恭王甫五歲而侍湯藥於前未嘗離日禱以冀愈雍正十一年修王薨王以年幼始封爲貝勒而讀書騎射爲學日益精厲作詩古文皆有法高宗純皇帝聞而喜之命奉朝請王侍衛勤慎歲時扈從出巡邊塞屬橐鞬從射獵而考論古今吟咏篇什不輟嘗曰上馬挾箭下馬持筆吾分內事也乾隆十七年襲封康親王時王年二十餘上以王忠敏質實通曉政治時召與議論頗親異之矣而時相與忤會護衛有潛出境爲

不善者時相屬吏傅會以爲王故知將興獄累及王

上察其非是乃得解第奪王俸然王自是少疏每入班次趨朝會

駕出入則迎送惟謹曰此亦臣子所以效靖共也暇則以筆墨爲娛其論文以義法爲要詩以清遠澹約爲宗其往來議論

者謝皆人劉大櫨徐炎朱孝純輩也故識趣高卓

越出流俗間染翰或以指作繪皆有生氣其生平

遇人甚厚而已嘗致不給尤以持籌計得失爲鄙

曰吾雖貧而忝居王位忍言利乎初烈王始封曰

禮親王及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

自是傳四世及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

祖號乃復封號曰禮親王是年賜半俸

召至

灤京賜宴較射上曰三十年不見卿射矣

精采猶如昔也王頓首謝嘉慶元年預千叟宴九

年冬預宗室宴初乾隆十一年宴宗室於惇敘殿更五十九年重與宴者惟王及貝子永碩二人而已次年二月十九日薨年七十九

上聞輟朝

賜諡曰恭贈恤如典王燕居動靜嚴整好禮自護衛得過後稀論朝事偶言所料成敗輒中然未嘗以自喜至於人才興亡進退之間每有見聞其憂樂之情必深至所思長遠非恆人見所逮也所著誠正堂集若干卷律呂元音四卷如吳札庫氏先喪繼如舒穆祿氏生一子某嗣禮親王爵

劉海峯先生傳

劉海峯先生名大槐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卽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

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槐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爲後先生少時與鼎伯父薑陽先生及葉庶子西最厚鼎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鼎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髯而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鼎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甯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

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麾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鼎欲稍刪次之合爲集未就乃次其傳

吳殿麟傳

吳殿麟歙縣人也其名定字殿麟少時事親謹三年之喪如禮自暮功及師友喪飲食起居必變於常非如世人之苟且也家本貧至老貧甚然廉正有守屢鄉試不售嘉慶初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之賜六品服時謂是科舉者惟殿麟差不愧其名云劉海峯先生之官於徽州也殿麟從學爲詩文海峯歸樅陽又從之樅陽兩淮運使朱孝純亦海峯弟子也請姚鼐主揚州書院會殿麟有事揚州

附鼎舟於是相從最久其爲人忠信質直論詩文最嚴於法鼎或爲文辭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盡言之鼎輒竄易或數四猶以爲不必得當乃止殿麟暮年歸歛不復出專力經學希爲詩文矣歛中學者言經自戴東原江慎修輩大抵所論主考證事物訓詁而已而殿麟乃銳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蓋殿麟於文及學其立志皆甚高遠出今世雖其才或未必盡副其志然可謂異士矣卒年六十六有子四人

方恪敏公家傳

方恪敏公諱觀承字嘉穀桐城人也而居於江甯桐城方氏自明以來以文學名數世矣而亦被文字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諱登嶧考中書舍人諱式濟皆以累謫黑龍江公時尚少與其兄

待詔觀永歲往來塞內外以營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考皆沒公益困然於其間厲志氣勤學問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遂蓄爲巨才矣平郡王福彭嘗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卽奏爲書記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建策善歸補中書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直隸布政使擢浙江巡撫乾隆十四年遂授直隸總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暫署陝甘總督籌軍餉半年卽返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卽能知才所堪任授之事隨難易緩急委奇必當及公沒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宿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匯之區人事糅雜紛擾不易靖安乘輿歲

有臨幸往來供張而公在任又值西征軍旅之興
所過備置營幕芻糧柔調桀悍公處此皆儲備精
密弛張得宜卒未嘗少舛乏而於民居無擾病焉
公自爲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直隸之永定河
故無定河也其遷移靡常不可以一術治不可以
古形斷公皆見地勢相時決機或革或因或濬或
障其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

純皇帝

每歎其籌永定之爲善非他人執成法者所能及
也磁州有逆民爲亂公擒治定斬絞罪十人餘皆
釋

上疑公寬縱廷寄嚴責者數公執不易

詔令九卿軍機訊獄乃知公所定之當

上益以

賢公公素勤於學工爲詩及書乾隆初嘗舉博學
鴻詞以平郡王監試避嫌不試仕宦數十年署中
未嘗設劇公事之暇卽執書讀之嘗偕秦文恭公

輯五禮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百二卷詩集十三卷其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及薨家無餘財而有書數十笈於桐城及江甯皆建家祠置田以養族之貧者兄弟相愛甚遺命與兄待詔同葬一山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薨在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 賜祭葬及諡祀於直隸名宦祠及賢良祠娶劉夫人公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甯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子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卽還其家助資嫁之公年六十一矣今吳太夫人乃生子維甸旣孤純皇帝以公故賜爲中書舍人成乾隆庚子

恩科進士今復爲尚書總督繼公後

姚鼐曰唐時凡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所以
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率鈔錄 上諭吏牘謂以
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行續遂於傳中不可得
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余讀 國史方宮保傳爲
之憮然今尚書將修族譜請敘恪敏公事遂次其
傳公功在天下還女事小然世稱公後之大興者
亦有助斯焉故並書之傳末云

印庚實傳

印庚實名鴻緯庚實其字也其考爲甯紹台兵備
道憲曾世居寶山有四子分季子居吳縣故庚實
終於吳庚實在家能順親志事兄撫諸子無失理
外接賓友有信義鄉黨稱其賢嘉慶元年 詔舉
孝廉方正有司以庚實應選衆以爲當也當甯紹
府君時天台有僧曰寶林甯紹賢之常與接對庚

實在旁亦喜聞其說而歸心焉嗣是庚實於進退得失之事視之泊如然於義利必辨於非道必不爲非借釋氏以掩其爲邪者也嘗再至江甯與鼎相見其氣淵靜近道樂山水徧覽僧舍頗喜爲詩詩思清潔然無意求工以自適而已嘉慶十三年卒年五十四子康祚駿祚後二年康祚至江甯請鼎爲之傳庚實考鼎同年友也昔嘗傳之矣今又喪庚實人事無常思之黯然嗟乎庚實固知其然而決然遺世者與

吳石湖家傳

吳君諱山南字石湖婺源人也婺源自宋篤生朱子傳至元明儒者繼起雖於朱子之學益遠矣然內行則崇根本而不爲浮誕講論經義精覈貫通猶有能守大儒之遺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

江慎修永其尤也慎修死而石湖獨好其學凡慎修著書抄輯寶貴而時誦之蓋多有世所未見者君居於江甯西郊臨江上乾隆之末鼎來江甯君時就論學因得借觀君藏慎修所著未刻者數種其後君以慎修所錄鄉黨篇文刻之又欲盡刻其餘書未及爲而君沒矣君爲人事親孝接人以誠信好施恤衆而近賢藏書甚富讀之時論得其大意少補婺源諸生讀書於鍾山書院考授得布政司理問職年四十四而卒其才其志尚可以有見而惜其未竟也祖 父 娶孫氏繼娶江氏子二曰坤培培亦鍾山書院生嘉慶十年余再至江甯君已喪聊紀其行付其子以爲君家傳云

鄒母包太夫人家傳

姚鼐曰今世女子守節必其年未逮三十夫喪者

乃予之旌表此 朝制也然世固有才逾三十守節而行義尤可稱者皆君子所樂道也若丹徒包太夫人三十二歲守節至年八十二以五世同堂之慶蒙 天書降匾於其家自封太恭人晉三品

又加贈至二品夫人雖其始未及旌而終乃有逾於常旌之榮者豈非天之所以褒行義哉予嘉其事因次述爲傳夫人爲丹徒包氏布政司經歷諱之女適同邑贈朝議大夫太學生鄒諱 贈朝

議以喪父哀毀成疾乾隆二十二年七月遂卒有三子長文琮年十五次文瑛年五歲文琳僅八月耳家貧甚夫人盡棄簪珥供殮於喪事中節合禮自是上奉姑下鞠孤子勞瘁艱憊其後文琮漸長乃能經理爲生計夫人教之恭儉稍裕命以廣施鄉人多賴其惠其後文琳仕爲山西甯武府知府

乃告歸時渡江治鹽運事於揚州往來歸侍夫人
鄒氏子姓蕃衍自其舅以下有服親屬七十餘人
夫人皆撫慰訓誨之而命文琳治公賑貸之事尤
宜盡其力嘉慶九年夫人年屆八十曾孫錫蕃生
子增貴有司以高元一堂上聞 御賜昇平人瑞
之匾加大緞二疋天下以爲盛事後二年乃卒卒
後以逢嘉慶十四年 萬壽恩加贈二品夫人嗚
呼觀天之所以祐其家如此則夫人存心制行之
善所以隱格於神明者蓋有人所不能盡見者哉

程樸亭家傳

婺源程樸亭尚友者字硯北其考爲贈中憲大夫
諱文達余前所傳程養齋之兄也母曰張太恭人
君幼太恭人課之學最嚴人稱爲賢母君亦自策
厲好學爲縣學生而不喜科舉之文一朝棄去取

宋五子書朝夕讀之言動必出於莊敬雖獨居不敢惰嘗著近思錄輯要六卷其論學必本之躬行以謂尋求章句何足以爲學也事父母孝張太恭人晚歲患風疾口不能言指畫色授君侍疾三年視聽於微眇獨得其意其兄躍濤以母喪哀毀卒遺孤七歲君撫之恩誼周至卒使成立而俾之裕於鄉黨宗族有匱乏必濟遇凶災必賑接人和愉而不流人多服焉其自號曰樸亭故人以爲稱年四十九卒卒後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子組乾隆壬子科舉人今爲內閣中書舍人綬縉光皆鹽大使錫紱翰林院待詔夫天下學者驚於文章博聞之事而內行或不足焉如樸亭處流俗之中而慨然有慕宋五子之爲人欲求其髣髴斯可謂有志之士歟組見姚鼐於江甯述其父生平如此故

爲次其家傳

周梅圃君家傳

梅圃君長沙人周氏諱克開字乾三梅圃其自號也。以舉人發甘肅授隴西知縣。調甯朔。其爲人明曉事理。敢任煩劇。耐勤苦。甯朔屬甯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於河。故旱澇皆賴焉。唐延渠暗洞壞。甯夏縣吏欲填暗洞。而引唐渠水。盡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力督工。復修舊制。兩縣皆利。大清渠者。康熙年始設。長三十餘里。久而首尾石門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遠。君在甯夏多善政。而治水績最巨。民以所建曰周公闡。周公橋。云累。

擢至江西吉南道以過降官復再擢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以收糧毒民以媚上官者習爲恆矣君素聞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纖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撫臣姑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儲糧常事易治而其時海塘方急請移使治海塘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君改建海岸石塘塘大治被勞疾卒於任而王亶望在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君卒後家貧甚天下稱清吏者曰周梅圃云

姚鼐曰梅圃乾隆間循吏也夫爲循吏傳史臣之職其法當嚴不居史職爲相知之家作家傳容有泛濫辭焉余嘉梅圃之治爲之傳取事簡以爲後有良吏取吾文以登之列傳當無愧云

贊

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股以愈母疾事在
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曾持錢
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為之傳鼎讀
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為傳已
無以易之乃為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
忘真性方見懿哉孝子割膚奉薦誠動鬼神危者
安宴感事悲傷紀聞欣勸

甯化三賢像贊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鉉翠

庭故光祿卿伊朝棟雲林故歲貢生陰承

方靜夫

宋既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偽或真聞二君

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
其人惟光祿亡嘗銘其窀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
賢同輔日侍師親式穀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
其道日新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名崙號閩仙

世奚治甯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騰焉求
賢昔

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

以厲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
鏡斥賕絕干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
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悼病安得有公復
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攄是贊詠